四書約說

四書題說

典公孫肇典著

其庶全

回如何能庶只是聰明淡穆一切都捐故非以屢空為庶亦非以屢空証庶不受命而貨殖病正在億得力亦在億故復拈出屢中則字直是合下點化以賜也。即回不以回形賜若一涉較量語便得斷鑄丹頭矣

以道事君

須說在引君當道方合當日情事正己物正方是以

字本領。即合下何意已有了又須宛轉點撥大字謂字有上句却不帶上句乃語語个中矣

○　如其禮樂二句

要說得非禮樂不成足民又要說得俟君子非說已未能所謂言讓而神已往矣方是言志真神冉子正不以富字罷手者

禮樂不可致而可俟俟所以養其俟者識之君子便直是去禮樂了豈非聃曲多

克己復禮節

只擒定克己二字復禮爲仁俱在一片由己正見仁無餘蘊無難事意須得指點形容語氣乃得神脉若涉鑿深艱澁一語便入此題漆室矣

克己復禮爲仁

克己非克私正克私所從出者照下視聽等自見所謂拔本塞源工夫故復禮爲仁一齊俱到須說得直截了當便章脉全現筆筆題神矣

非禮勿視四句

須是勿視等住脚方是克己若非禮住脚則直是克

私又須拈一日拈歸仁非由己擊虛導竅處吸應爲是若實發克字便是對卞了漢非爲請目者語矣

使民如承大祭

承大祭正執業其象非以承祭盡爲仁亦非以使民盡承祭庶上下與精遇現又須以爲仁見使民不以使民見爲仁並本題全神背出矣

足食節

先食繼兵施爲次第已自井然信則有何証據故須民信方爲信民所係並置則落全齊精神已現係政

全局並現矣

足食足兵正所以信民故民信直恁渾成非信則食兵亦小補偏伯正不得爲足耳

百姓足二句

百姓何以足要實粘徹字君所以無不足要實粘輿字方見鑿鑿可行若只在一體上說亚不足爲哀公語耳

主忠信徙義

須要說着崇字意德之不變不化爲忠信德之萬變

禹化爲義能主能徙直是忠信不使爲迁就義不使爲馳騖本地上工夫正自所向無上若謂忠信以徙義與徙義以完忠信俱非

行之以忠

行乃政之由內及外出身加民正恐作用勝處德性便少故須本天德爲王道若說似沾沾盡巳語則政字生向全失矣

君子成人之美

美須要成時勢識力人多不能無待惟君子爲能成

之要發出萬物一體心腸更要發出參贊造化作用
乃爲得之

君子之德風

須要拈着德字便全體通透善從欲出是爲德善從
子之欲出是爲君子之德是德便不但是有道所謂
精神心術潛行沁灌于民心而不使覺故曰風非以
風喻德正以德見風也

子張問士全

說達要字字打入裏來說聞要字字出向外去須于

前段伏吸應神脉于後段須辨駁精神斯得之矣

夫達也者節

曰質曰好曰觀察處層層逼入闡然精微處方是達者故邦家之達直以在者必之須處處點撥夫達也者四字始爲拈點辨駁神脉若呆發一語便非

質直而好義

直即生直直字義即民義義字質與好俱在精神隱微處說方劃清世法及好高兩路又須語語所深不研深不足肖本節又須語語吸應不吸應不足傳章

除此題所以難也。

君子以文二句

正是所予及約工夫要發所以字主張全在我非鶩博以溺心循人而忘己者若作取友便非

上好禮六句

要說禮等大處字字與稼圃相映若說好等神處便非又須抹上字見好禮等則上莫不敬等則民實在經綸正以隱居爲求志非以分位分上下也方打得

小人二字着

庶矣哉全

庶哉一嘆嘗教俱在兩之字直見有加無已真象要

並既字又字模寫將世愛民精神若填實教養及拈

定衛事俱非

近者悅節

無不悅便是悅近無無不來便是來遠須語語說政非

語語說悅來乃是實地指點不然安有問政葉告以

悅來見政乎

居處恭三句

各句要點映仁字又須以仁爲恭敬忠非以恭敬忠
爲仁是以處必有居事必有執人必有與總皆一仁
流注而恭等因應念安頓耳

行己有恥

有恥不必可恥只是愧怍一念生平總無了期故他
人只是已行惟士乃爲行己所謂不失本來一毫只
在行上鋪張恥上刻畫俱非

君子和而不同

直是說性宗非關世法所爲本領作用俱在是以元

別字要出小時

氣流行意氣自不得與須拈發君子字始爲本題抉微不但爲下訴對針耳

切切句

語語要說到發上方是如字方是士又須以一如總切切等非以切切等拈如字所謂發到神流若實發一訴及逐件分貼去如字千里矣

君子上達

上達道是終身無止足處所謂上無盡達亦無盡若達上已在君子內須拈着君子二字便訴訴透宗殺

夫子欲寡句

欲何時已寡何時盡未能何時可能又復拈在過上

所謂無大過是吾憂真精神逼真傳出矣

君子道者全

實說所以無能便非多若贊聖語亦非直須冷冷閒

閒夫子恍不覺自道子貢並不指出夫子所以自道

弟子無能上取解取法正足爲照耳

不逆詐節

所謂物來自鑑非以我鑑物須發出不以逆億明天

是[illegible]

下之詐不信又以先覺化天下之詐不信賢字便了了矣

莫我知全

只要拈得爲字聖學無非平常所謂我無可知非人不知我乃是莫字是以知我其天直是可獨喻不可喻人若拈作玄穆語便非

修己以安百姓

須照上如斯作盡頭語又照下猶病作不盡頭語乃是以敬盡其神若直作修己以安百姓何難

修己弟拈着敬字以安便自了了。故安處正不得着老實語也

賜也女以全

一貫貫個甚的正是多學但從一貫爲多學便無非一貫蓋以一貫示賜非抹殺多學只須女以二字逗出然非機待一貫已立地打通矣

言忠敬二句

直須將信敬打入忠篤方是子張對症是以參前倚衡直是忠篤真象若泛泛說信敬終未入道章勝裏

耳

立則見其節

要知是心中境非境中心又須是參倚真精不以立與在或漏非以立與在見參倚也如是乃爲忠篤乃爲可行正不欲易言信敬耳

事其大夫二句

賢與仁皆是爲仁而所以事友正爲仁先資又須發精神研入處乃是所以利困非即以大夫士爲器也

行夏之時四句

直是陶鑄三代躋世于皇虞意行夏時而所以爲夏俱在乘殷輅而所以爲殷周俱在服周冕而所以爲周俱在功德至此超越千古故非韶舞不足象之須則字活現逐句精神全現矣

君子義以節

要以君子該義禮等非以義禮等該君子是以君子哉三字學問本領俱現須說到有關係處方爲題神題面若精義及純備意則索然矣

君子不以言二句

兩兩關說關生精神自在若欲重用言反令題面側小是以題淺題原有必不可那動者此類是也

君子不可小知句

君子正在德性上做工夫不在使倆上做作用故小知反礙于君子大受有遠于天下是以爲可不可弟拈君子透則無語不透矣

友直三句

直諒多聞故在也何以友何以能友直是實實取益故下弟曰益矣

是以我友直等非以直等爲我友字語位置正不得
誤認

樂節禮樂三句

樂直是心精沁入處樂節等而節等遂爲我有須遐
直爲益字光景乃爲得之若倒拈及虛發俱非

樂節禮樂

節禮樂勿說似禮樂之節樂節更勿說似節禮樂爲
樂方是同節同和而必易必簡俱在此益字已全收
出

多貪說禮樂忘却樂字便非蓋本題是論樂非非論禮樂也

君子有三畏

須從君子二字想出方與小人對針又須是畏不是敬畏直照下知字正提醒良知處知醒便隨時隨物無往不足警心矣

視思二句

聰明皆從心發致此心常醒常覺到視听處自提天則若一心以為視聽又一心以為聰明君子亦如此

只論心非於明等

況所忌者更多乎

行義以達其道

要發得行義原不是出字以達其道便透然實指得引語虛說得題面須虛虛實實照上領下是惟能者從之

性相近節

非以善惡渾同為近乃以彼此不殊為相近非以善惡既判為遠乃以幾希初分為相遠故性正于習中指出習仍以性為衡最兩兩吸應非兩兩開說若分

扸便非。

君子學道句

質發本題不難虛剔本題亦不難。第要說絃歌如何是學道學道何以能愛人。逼眞是偃之言更逼眞是偃之言是斯乃無上妙諦矣。

敏則二句

須要像爲仁語意須說到有功使人。方是行。天下須頓出所則字方是能行若實發題面便非

詩可以興六句

全要發出學字妙用。各可以及遇之等直是無方受益隨觸皆真若以某詩配某等直是誦詩正不足為學詩矣。

吾非斯人何

與直是吉凶同患無限斡旋須實實發易字方是所謂并但人不能避吾誠有必不可避者若虛說一體及共是世界意俱非

無求備何

國家事何可不備為國家事何可不求備但求備一

人匪惟候人直候事周公所以善成事也

傳學節

學問志思何物傳爲切近何心仁在其中俱不說自

透若跌過上段更何處覔仁所以爲文多令人悶只

緣多發末句耳

君子學句

只要指學字連志不分而道在我若以學致道道亦

分心故打着居肆出學以便出所謂道可致不可求

正非個中意耳

舜亦以命禹

要拈出亦字精神見惟精惟一人心道心說話仍是曆數推中數語尤須覷着四海困窮意方闡盡通章神脉

寬則得衆節

要說得是治道不是治法只在寬信敏公得衆等便自了了又須說似從上拈出非從上推原滙成現前是爲得之

欲仁而得仁

欲在仁得亦在仁原着不得貪字須語語是為政不似學問語方是又須關合尊字美字意乃盡

君子無衆三句

須要拈得是無字方是衆字若似説業語氣顧不驕意及失泰字生面矣是以此題印合掩映處正難也

未有仁二句

未有正自然不容遐處要説出言煞且不得為親何止遺親不得為君何止後君語語打照交征國危景象乃合語脈若正拈去利懐仁利以相接便非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推恩與推心不同正恩及禽獸恩字須補發足以乃應盡運掌及不爲仁術等意又須領故字見恩從斯心來仍是是心足以王則一綫不漏矣

保四海直是保民若泛指便字便非

獨樂樂節

各與字要發所謂人不能與惟王能與正甚字真精神處非以人衆爲甚也各曰不若王心畧有側甚字在正不患不好樂甚耳

與民同之

要在國上說不在國上說須寫出王仁無外王民

皞皞底景象若拘定寫堯等一語便滯

樂天者保天下

上天生民無非使之相生相養樂天直是萬物一體

真念保天下又何待言須要印合交鄰乃是者字

神脉

文王一怒何

文王何嘗安天下要發出一怒而天下之爲寧者惧

一字亦然有殺

爲阮者安又須像个一怒怒可一一不可再再再則皆殺人矣未嘗抹殺好勇亦未嘗獎以好殺乃爲得之

恭省耕二句

要說出先王遊觀除卻巡述止有春秋各省又須說臨時補助非臨時湊辦所爲三年九年早有王政在特于觀將一快遊之耳廢題情題理俱盡矣

如此然後句

如此六字要字字照如不得已直是必能慎所尊而後可爲民所尊慎所親而後可爲民所親以父母字

換國君字愈痛切愈悚惕矣正不得草草

孔子曰德節

流行須即令飢渴意發孔子曰三字正不得撇過直是時勢所齊人能言孔子則言德孔子豈不知有里雖與百年難治而出鄉說話若爲今時道耳

故事半古二句

事半功倍直須在時勢上發方領得故字方是古人何可當齊王及于正非無因謂恐礙下句者正未知下句就惟字不說時字意耳

孟施舍之守節

只一自反夫子大勇在此在子知言養氣俱在此所謂約而該乃是守約舍所守者直氣耳又不如逼真願學意方擒得有道字者

我善養何

無慕已是善養充體亦即浩然須從我與吾字拈出拈點神脈若實語一語便得上下語意矣

其為氣也至大節

明說浩然難言其為氣正以養言之也以直養直是

宋板本動心乃是

仲說其為氣意觀下節是字自見塞天地正剛大本體須要像塞字充滿天地原未嘗一毫走散乃是不動心氣象

配義與道

配者要說得義與道皆從浩然做出所謂利害震撼處說然自立方令不動神脉方是長處又須見從養出更不失難言語意

是集義所生者

生字要緊的是自然充塞正與須制不同集者自反

而義非襲于上關善養于下關不慊于心又須指着
是字者字意乃是我字長字生面也
必行事四句
勿忘即有事勿助長即勿正只為指出心字有事勿
正即集義只為指出必字須說得集外無義又說得
一了百當斯必字也字神脉遍真傳出
乃所願何
學孔子正是有道所願正是不動心乃字則字須得
躊躇滿志意伯夷伊尹為孔子借照鄉相伯王愈爲

顯學中影現耳

見其禮四句

語語是說百王可知要語語是說孔子不可知既極形容又介神脉若會括百王直是評隲禮樂了何意

如七十子節

總是引証須得先孔子後武王乃是王不待大眞脉又須說出服至于思氏情極眞德入于思士道極粹並以德行仁之眞神俱傳矣

及是時明其政刑

指出政刑正要印合仁字明直是無虐政無淫刑及

字更要得忍不能待意乃畫出仁字迫切精神處

以不忍人三句

要提得心字力方以字行字本領作用俱在于上面

是先王于下直是擴充可運掌上便一語通透矣

夫仁天之二句

須上顧不傷人下顧為人役仁正天所以令人相生

相養莫之或傷者所謂善之長故為尊爵命之立故

為安宅盖天尊而人不能賤人安而共遊于無傷也

若泛拈爵與宅意便非

善與人同

取人成己是爲由禹善與人同乃爲大舜直要拈着有字意故從人取人正與由禹無與只舍己則所謂善與人同耳

故君子莫大句

正合天下于一己非推一己于天下方是莫大字方照有字直在性體渾同處說是以同與人爲善正不待說人與爲善也

天時不如節

人和正所以別天時地利者故曰不如非謂天時地利可盡廢也須拓盡通齊意乃合

得道者多助

和人須以道前人和已有得道故此曰得道者正頌故曰神脉多助要反委去即頫與戰勝意益不助不足爲人和也

我非堯舜二句

若說陳堯舜便是自說須說非堯舜乃是說齊人不

敢正敬字更須印不赴召意乃是陳字眞衆

天下之民舉安

要說郎齊以安天下又要說郎王以用安爲天下不得不愈望王若脫齊使無把柄並章脉亦失矣

夫道合下節

道可見性不可見故下郎拈丈夫及爲字師字引成瞷等正是柄字更以見稱堯舜不自已始也

夫道一而已矣

須于吻醒處討神稱堯舜便已就道論性故着夫字

一者所謂眞正路頭更無第二路正須狠力下手若
仍說性無不善便非
　民事不可節
民事外便無爲國須發出關係鄭重意引詩是誦言
非証說見有周盛時咨嗟告戒者惟此民事若認作
田家作苦便去爲國遠矣
　聖人之憂民如此
須揭出聖人二字陳机知聖人之政不知聖人之憂
勞心迫切憂字內已有了如此正是喚醒所謂聖人

因如此憂民非如彼並耕者也通章神脉乃為靈應

為天下句

仁字須從勞心中别出要發得為天下處紆迴懇摯

仁字便透又須拈若字忠忠便可打聯若得人作用

前已道過正不得復為鋪張耳

悅周公句

學從悅生悅則必不忍棄矣周公仲尼而外尚有何

道故陳良之悅天下萬世之悅宗也更須打着悅許

行意方合

若天下之廣居

不要說居如何廣只要說廣如何居非真有特操不能便語語打着行儀即語語爲題開生面矣

行天下之大道

須語語覷在行儀所以能行大道處便一言抉出若第鋪陳大道行處便失神脉

由是觀之二句

不見諸侯原是養不是已甚所謂無限經綸存于此出猶世則所養盡壞矣故伸兩賢所言特爲指出君

子字正不指定爲是、

繼之以不忍句

須在仁政上發出繼字直是所竭之心思須布人間流傳後世不曾有緒可繼所謂先王之道與法俱在此乃盡題神

聖人人倫句

只發得聖人二字出人倫之至便一齊通透又須抉得仁字法字所謂有聖人而人倫務以各盡若單在聖人身上脈固未盡耳

二者皆法句

堯舜何以能法正須有仁字盡字在而已矣直是至字更說到孫省警策處並仁與不仁之神亦傳矣

其身正合下

須說得是反求中精神勿說似反求外証驗方是其字神脉方是永言若作泊截了當語詩何以咏多福于配命耶

人有恒言節

若曰家國天下便逆推上去曰天下國家直順推將

來明乎天下本國國本家家本身又何待言在只一在本無二本大結聚處開口便已道出人何得習而不察也

仁人之安二句

要發人能居不可不居人能由不可不由方關暴棄意盡又須指人字逼喚人字醒斯全題畢現矣

人人親三句

人人外無天下親親長長外無平只撥襯的週字易字靈應如意便是寫照若實實拈發補脉胥失矣

仁之實全

要說得是實字不是本字只指出事親從兄切近精警處仁義智禮樂徐無不一以貫之矣若從仁義等發脉便非

智之實三句

弗去方是知須發得像實字又像是字然以二者盡智非以知盡二者若順題便多說拈認主于賓始有挈領處耳

先聖二句

聖同則揆同故曰其揆非聖則直是意見趨向耳是以先後皆同聖明是个一字故跌過首句無透法亦無是處矣

人有不爲節

須認所有守斯爲本領淵微處若堅定撐當說話則直是爲不爲耳爲丈類多泛泛正緣有守未覷破也

大人者不失節

須是論大人非論心纔神脉又須知不失正非有加學力作用俱在人所以不能爲大人者求

加于赤子故也

自得之六句

自得正是得原故居安資深逢原一齊俱有須語語

說出本領却語語說出學力乃爲深造以道神脉若

單照本題兩頭俱無著落便非

博學節

須是反說約非反約方爲詳說直是說約方爲博約

一貫詳說處正不得發似說詳則說約便合下即是

矣

以善養人意

要反照以善服人説養字便語語透宗語語痛快若實指養字以字便入疑路直是從以善養人説起耳豈非憒憒

君子存之

君子照舜等存字要發到大關係處直是幾希一脉係世宙不屠絕不斷修証語脉所謂惟君子能存非以存爲君子也倒指一語便非

舜明于庶物節

直從庶物人倫說起正好看存字須要像舜明舜察
由仁義行便不說自透纔是凡有知行無非幾希意
生安說話無干
立賢無方
虞夏用人止于世族立賢足特起意所謂敷求旁招
非無方不成爲立非立賢不成爲存所以帝王無非
用賢而獨于湯拈出
文王視民二節
幾希不着在民上道上邇遠上益覺忱惚難愬故如

傷未見不泄不忘又復愈實愈精心法治法俱在所以為君子存之

周公思兼二句

帝終而王統開王終而相府開若非陶鑄三王設行四事幾希將至淪沒于人間周公所以兼為施者直不啻以祈深為存存耳

如智者二句

無事正利字其所正指性行其所無事直是見性真作用處亦大者性完而智亦大非以智盡性也並亦

行亦字正非照爾直是率性眞光景須字字擬喚始
爲傳神

君子以仁存心

須要碩盡全神直是合天下後世以見吾仁合天下
後世以成吾存一切人情物態總不爲動方是君子
與人處處實吸應正惟得心者傳之

非仁無爲二句

非仁非禮正志所從出無爲無行須發出自反無仁
存存不懈踐斷滿志眞精神處若直說爲仁行禮便

言之駁 [illegible] 范士

非

禹思天下四句

只拈得箇字出由巳字便出所謂君不任則由君相
不任則由相禹稷非其世庶思字由字出而顏子也
脫然于饑溺外矣

堯舜與人同耳

正是言必稱堯舜箇箇喝出打破千古疑團須從爲
人處說同字方入䏲字發眼又須語語說堯舜却語
語是自說若以堯舜影巳便非

一介二句

一介要從堯舜授受看來不以與人要人人皆合于道不以取人要無念不合于道所為先覺覺民正巳于物巳畢于樂道中表方傳通章神脈

豈若使是君二句

要從兩哉字披寫出其神為堯舜正是合君民以成樂然不曰期以堯舜直曰使為堯舜此中本領作用正不得一毫遷就直是正巳以正天下意乃合

其自任句

如此直是别發語氣須要認自字所謂以樂道當先覺以先覺當天意非人不能分正已不敢輕過真重天下以重吾身精神處斯爲得之若单說任天下何意

孔子進以禮三句

須要發兩以字直是必不可無意人言得失孔子言進退至得不得亦曰有命耳始知進命說話反爲進退開便門又須語語打照不背主意方見

孔子聖之時者也

直是聖心渾徹無一毫凝滯意于上印伯夷等于下
印智字若從時及與時偕行說話猶未足語孔子耳

孔子之謂集大成

要說是以大爲集若借喩成大孔子生夷惠前將不
成其爲孔子乎是以出無不宜正成無不備直就時
上看出集大成孔子孤自成爲孔子而已矣

友也者何

須印合通章意發不得單作儕輩說話友也者三字
要括得重研得深友德便自了了所謂君臣上下正

不得拘而麗澤之益始收耳

人無有不善

要說是善有一定不是說善無不同有字正性字直是天之所成非人之所爲將上下意俱已吸盡方是

詩曰天生節

拈天字便指出性拈指道字便指出率性拈詩曰及孔子便告子㑹或曰立破矣秉彝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才着故字必字合乃若乃所謂口角俱傳矣只模擬點証便肖

心之所同然三句

謂字正人人所同者正然然字眞象全要在何也處喚醒撥動得呼猴使覺其光景使語語傳神若呆發禮義故着手已索然矣

聖人先得句

直是說同不是說異所謂得有先後然無分別眞不喚醒所溺使轉頭仍爲聖人若在生知等指先得便凝矣

學問之道節

以求放心盡學問非謂學問盡于求放心以本章論

心非論學問故也

其字正好看知字知心從何處放便知放從何處求

上曰不知求已早道破其字矣

養其大者為大人

無害便是養養大者便是善養正須從已字考字得

來故曰為大人須勿着一渾成寬緩語乃是

先立乎其大者二句

止不外能思先者重在物欲未交時做工夫故立大

而小不能奪適真從字更須別出則字抉微挈要斯
語語到家矣

令聞廣譽施於身

從身施不從人加便是有光于己直以聞譽作貴字
正見務在而名穢不務失己並不得爲貴耳

夫仁亦在何

要說仁的好處非是說爲仁工夫故夫仁二字本領
作用俱在上照種矣別發粥熟而仁無餘蘊若呆說
熟之便失卻本來脈語氣矣

行堯之行

求行于子不求行于堯故拈子字又曰歸而求之此爲字眞訣若只在堯上尋行便是堯舜可爲非人皆可以爲堯舜也

者何也三句

仁字直是未嘗忘上下意要在趣上說不在名實上何也及曰字正躊躇調劑苦心分照下微罪苟去隱衷迴環無已亦字精神兼併矣若一口叫過便無筆不索然耶

盡其心節

總只天命謂性能究吾心分量者未有不知性知天要見知性天于心非是迴心于性天只語語說到實際的確處乃爲合脈

存其心養其性

性不外心存正是養意有遞屬語無側落要還題面又要不得題界斯上下神脈俱合矣

存須指在心上養須指在性上安頓位置正是盡心眞種

萬物皆備全

惟備物有萬故樂莫大惟物備于我故求莫近反身強恕正求在我者若非萬物皆備又何從誠何從行乎只拈得皆備透便無語不透矣須得指點形容意若緊深一語便墮此題坑塹耳

尊德樂義

試看當日好遊者所尊所樂何物則德義正不可少且德何以能尊義何以能樂本領作用俱在故可爲士並可爲古人通身神脉逼現矣

達則兼善天下

仍要說得是達不離道方是引宋牼不是說古人更要說得兼善而我不與方須得體與景象若呆說本題便大章脉遠矣

上下與天地同流

流字正自然景象在拈出皞皞氣穜天地以不貳爲不測君子以天德爲王道皆若此若說神化無所不到却是四方與天地同大只緣煩小補二字誤耳

仁言不如仁聲全

要在辨王伯上說須知仁言不如仁聲所以仁聲正
有辨故義政善教皆仁處民愛皆可以致聲處而得
財得心不同則王伯辨于此矣故首節穿插綜合此
題遂無復棘手處也

無欲其所不欲

所不欲即在衆欲紛馳時仍自醒解第須無欲便自
直捷了當本領工夫俱在此若喫力一諦便非

有安社稷臣者節

安社稷臣正與忠臣良臣不同要緊在訂謨遠猷云

動聲色處悅字逼真不安不能已意須要兩者字出

力是論良品不是論心全章語脉乃合

君子所性仁義節

盡性功夫在君子內已有故曰所性根心等只要模

寫所性可欲可樂處仁義及面與背等點作廣土等

對照非泛爲揮揮形容也

易其田疇二節

要說成生財大道不說似理財樣子方明合聖人治

天下處更說出可使富不可勝用是何景象所以使

等是何意念庶民仁與仁民畢現矣

聖人治天下

須發得裕天下意方照得上段須發得仁天下意方用得下段須更像聖人二字方是治天下而天下已熙不治矣

孔子登東山全

非是說孔子大處正要別孔子根本爲志道下手處故語語說上達須語語說下學斯東山泰山有術有明皆有級而登有本必達之象所以成章並不出此

乃爲儒學眞訣也

其君用之四句

此從二字要說得是居是國不是仕是國所謂用其言不必行其道從其教不必需其治而安富等各若此正功不可測處當日情事乃合

居仁由義

居由便是以事爲志非以志見事須別得非非處淨乃是仁義須無一念一事非仁義乃是居由上下神脉應吸應盡矣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非說聖人踐形正說人不可負形惟學然後可以學

須實實說在盡性上方是引人不是沮人所謂盡性

只在踐形上做更已明白道破矣

君子引而不發節

躍如要說在不發中中道要說在躍如中立則不可

改從則不必改就引之而高美已無不可及須詳語

印合上兩股則指點接引神脈俱傳矣

當務之爲急

急當務以一事盡衆事非以一事遺衆事也乃是務爲
字須要得洞晰惟精更要得作用惟一方是當務爲
急不是知當務爲急蓋非務固不得爲知耳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要知是論仁不是論道要知是仰人以言仁不是卽
仁以合人蓋人便是道仁者人也便是合而言之仁
所以爲道在此仁非人不附非人不現有人而仁已
盡貴成意亦在此矣
口之于味全

須說得性只一性命只一命食色等性也而天命謂性則不得以生之謂性矣安得不盡性仁義等命也而繼之者善則不謂性外有命矣安得不立命須解得食色性也及有性善有性不善乃人此題真種

聖人之於天道也

說天道于聖人便有命無性說聖人于天道便謂性不謂命節意位置原自與仁等不倫正不得誤拈一許耳

可欲六節

美大等俱從有諸已來方是眞个可欲須說善信處印合下段說美大等拟照上段處題神緜合若莭逐字舖陳何意

人皆有所不忍節

要認兩所字直是仁義眞種這之所忍所爲正擴有本推有則吾性具足而取譬不遠仁義尚有餘蘊乎須說得周遍又說得直截乃是

君子之守節

守者非以平天下之事置于身外正以平天下之精

操于身中則修身直本領作用已盡而天下有不平
乎若空說修身及多拈天下平皆未認守字耳

經德不回

就經德說性者榜樣便見性爲人人同具正不必拈
定堯舜語意乃肖
從性說經德便語語膠要若從經德說性便語語贅
職此透法亦正法也

經正何

經正要說在反經中廢民興仍要說在反經中須要

似而非者不得實入中行則進取不爲眞性自然人不肯鼓舞生動意厥語意括本章盡尋龍脉眞耳

若孔子句

之守並從堯舜來知爲一貫聞豈耳傳須發出以道兼治以師兼君更須發出接無始傳無盡始得若學語脉如眞與湯文一例正不足語生民未有之孔子耳

四書題說二卷終